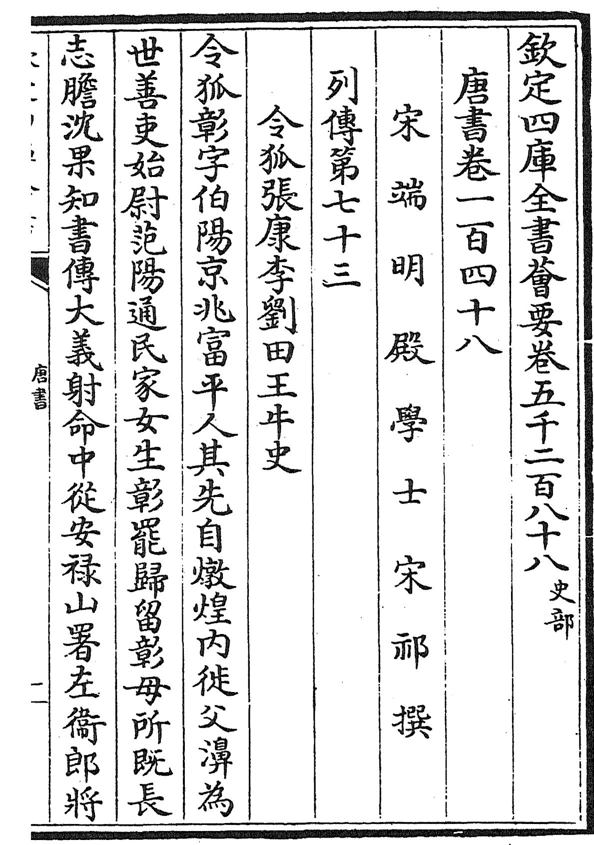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内徙父濞為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毋所既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禄山署左衛郎将

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渡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欵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

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
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
秋毫犯供儗讓不受時蹉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輒死
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
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
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
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
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

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襃美其門閭贈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肆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蘖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為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

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
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
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
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
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從壽
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
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卻之後為賊攻焚嚕聚破屯柵
通大懼重塹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

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諭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為東都留守將為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為乙失活酋長父謐開元中提衆納欵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没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寛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内

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為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為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冦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為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

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判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幷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郎出為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

破田恱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録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幷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為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

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廹之則死闗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於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説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

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唊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文埸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䠞而已人服其儉推為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

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為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禄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

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為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為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

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為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為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為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為人座上嫚罵武俊怨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

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柰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廏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

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説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為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㡳後世不為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於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

忠擢諸子皆要職歳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
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
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庇它
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於令夷直字禮
卿亦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
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為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
宣宗初内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

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為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𤄊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為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

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别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巇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紿為臺檢示曰使者齎詔簡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

觀察使賜實封戸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徳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趫偉工馳射隷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鋭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

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

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之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

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鵰軍洛源鎮悉俘其人

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詟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

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

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

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

二千還屯閤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於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㛹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讙𣲖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

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刼戰械推糧料判官
龎勛為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
觀察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
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収銀刀亡卒艚匿之及
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
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彦曾曰此揺亂
者彦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
徐行儉又使白彦曽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為二屯且

白退戡等府屬温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内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黄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絶偶人剚虚幟而詭路襲苻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焦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逌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

決汴水絶勛北道水未至勛度𠯆窓兵攻宿水大至渉

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翌

日窓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於舟而陣汴上軍見窓皆

走窓追躡伏發夾攻之窓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彦曾及

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

下遣僞將屯栁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

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為上客

問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兖鄆西舉汴宋

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

偽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

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

鳴鞞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紿為賊來

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即

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

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

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

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

孤絢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邀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

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為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為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為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絶勛自立陰刻鑑為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

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躪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守徐州

或曰方大事不可私於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於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置䂓而狂未陣即犇相

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裒痍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兵迴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為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鄗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

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収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鋭於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感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

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皐麾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呼曰寵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為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内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内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

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弁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

歳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戸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

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為節度可
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為賊守程先咨
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
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
海密為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還檢校戶部尚書
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吁歡洧驚疽潰卒贈尚
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渋險人也恥居下
陰約納攻徐為内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

州刺史召洪入京師以宥赦不罪

劉澭盧龍節度使怦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澭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

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
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滩營妄言廢立以動滩命
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
不濟滩械送闕下殺之録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懾
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
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還卒於道年四十
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

昆弟仕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寳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為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為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汙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

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
季安時為衙内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
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内
忌出為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卧家不出
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
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
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於門弘正出衆拜之脅
還府弘正頓於地度不免即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

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唯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茍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入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鉤染

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奥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異道揚太和洗濯

偽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
今名錫與踵遂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
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
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
宫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
謝納二子為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
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
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

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

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

使至廷以為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

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

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

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狼

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

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

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謚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廹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

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於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弁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晥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

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

而鎮弱且魏人素徳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觧縗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屛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禄俸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鋭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宫破賊二壘於是

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凑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悍恪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己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怨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

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子鐬宣宗時歴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鐬以勸忠烈故貶為州司馬

羣會昌中歴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王母渾詰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弁寛厚明吏治為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弁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為武寧一為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

未發喪大將謀取帥他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於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者至士哭於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

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

俄徙鳳翔鳳翔右袤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邪左白賈州聚異時為虜剽敓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横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為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為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誚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

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
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
元翼見延英賚問優縟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
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
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
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
湊乃歸弘正喪於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
賜於朝廷湊遂夷其家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閒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為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為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為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為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為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為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

以良弼褒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為左神策軍將軍寶歷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横海節度使褒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鳥重胤卒謂褒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横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褒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褒内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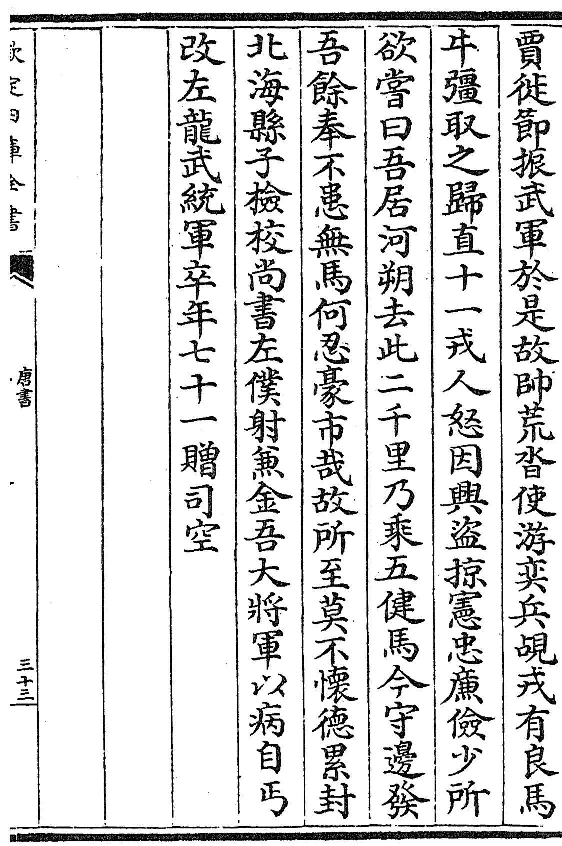
綏宥節度使卒褒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為難敬宗世褒圖其事上之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劒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於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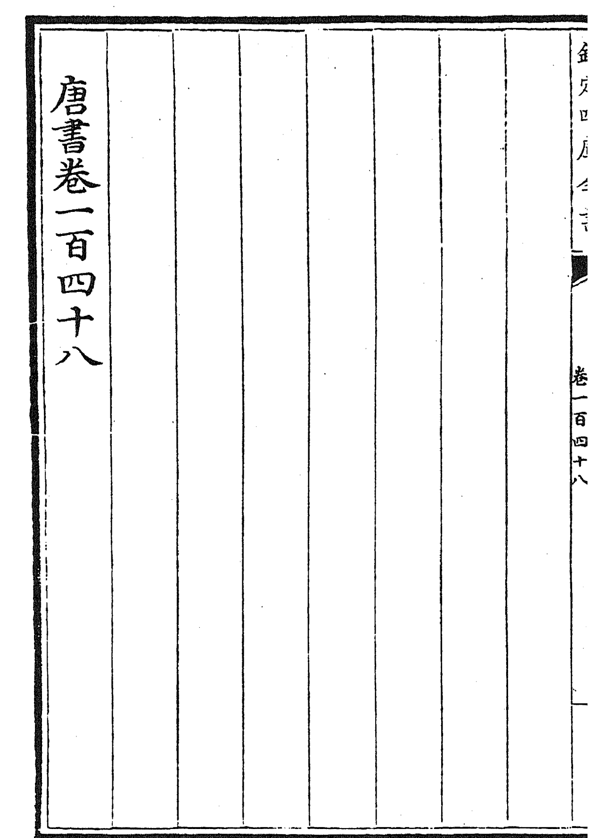
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
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
麤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授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
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
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
出父教孝章綂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
知非憲誠意特縁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
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於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

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鄜坊進檢校戸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於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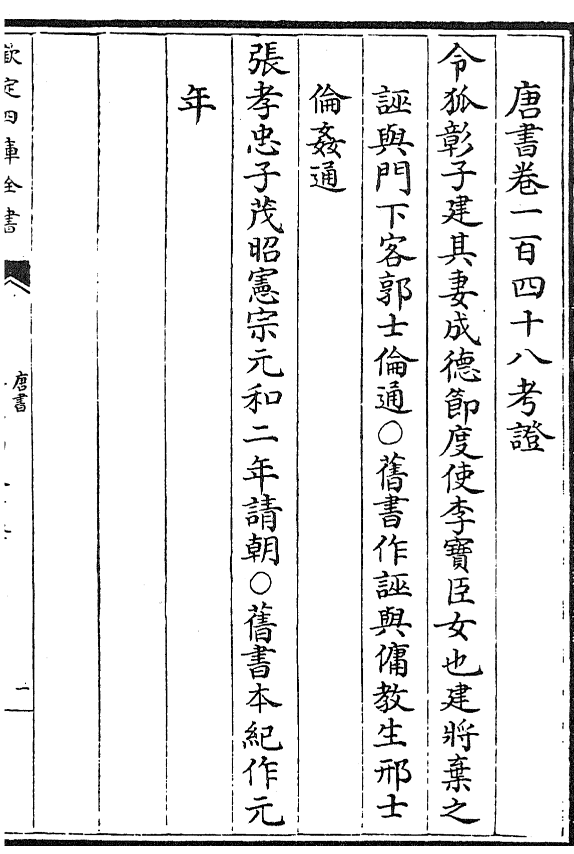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為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為先鋒閲三十戰中流矢酣鬬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為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於外戎諜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

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顧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為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於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内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為備闚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踵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


賈徙節振武軍於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
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怨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
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猝
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
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
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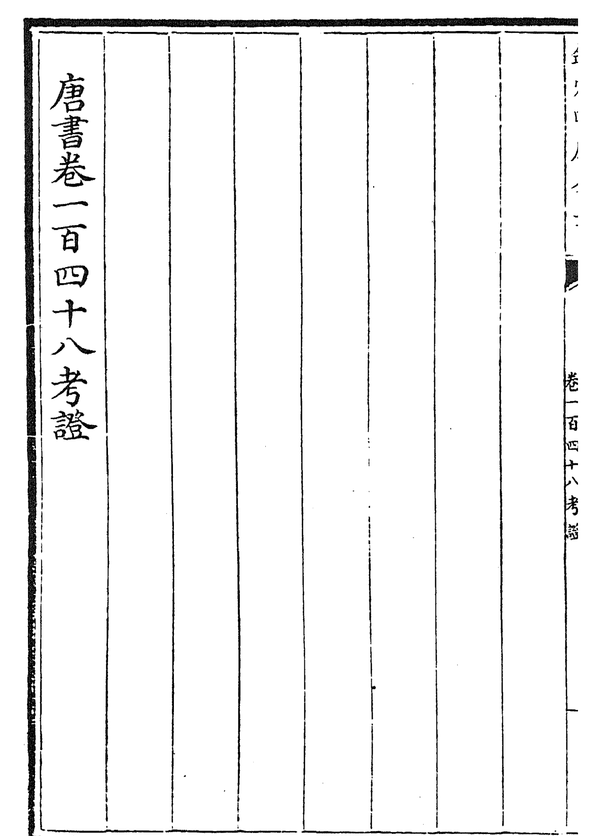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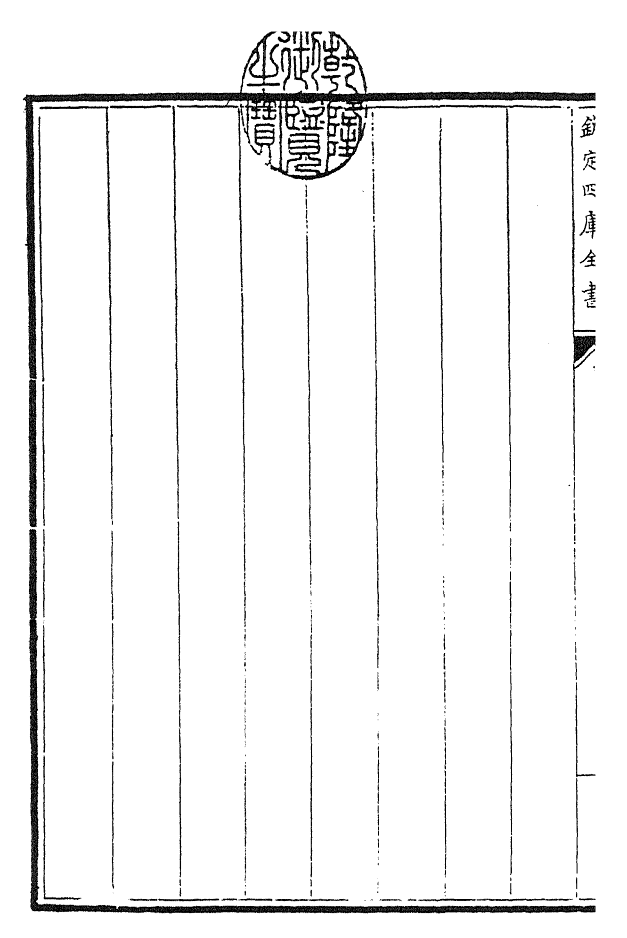
令狐彰子建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舊書作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姦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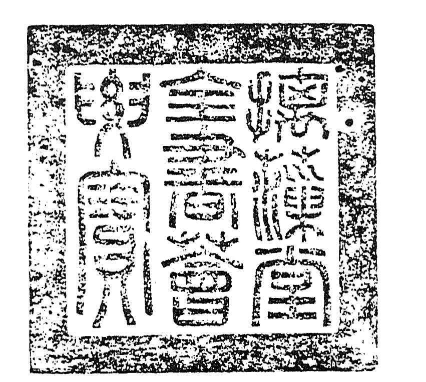
張孝忠子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舊書本紀作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十七第一頁後四行監軍李文宜
刋本文訛大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少學于垂山按舊書作太安山
與此異
卷一百四十八第五頁後六行以孝忠為節度刋
本節訛飾今改
第三十二頁後八行踵迎道刋本踵訛湩據毛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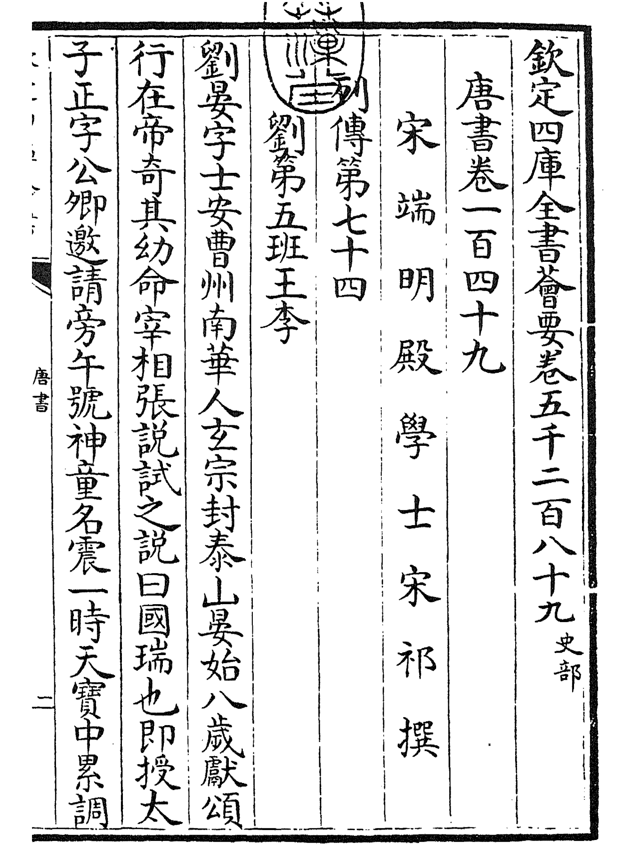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陸思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八十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

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

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
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
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巳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
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為京兆尹戶部
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
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

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傜賦半為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為二

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皐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為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絶奪攘姦究夾河為藪為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

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悦遣衛士以鼔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慴伏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謂載

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衮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鋭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禄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

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

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㒵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

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娼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歷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閑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

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迥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

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寃時炎兼删定使議籍没衆論不可乃止然巳命簿録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滔青節度使李正巳表誅晏大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

子不報興元初帝寖悟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殁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户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

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户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増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

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之糧耳它産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

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横斂而軍旅濟為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户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朓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户部侍郎

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虚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

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
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
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為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户參
軍元琇判度支薦為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
給事中户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
鈌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閒其腹心更用
徵為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

所獻嘗褊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為宂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芃斂羨錢交權倖芃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為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為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為觀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頎代之暹終潮州刺史

頎字休明河南人初為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翽

鎮山南東道表為判官翃死亂兵手傾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為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遅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為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

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
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
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
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
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
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
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
察使召為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

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塡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閒候有𤰞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録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閒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

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
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
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
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寳貲飛
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
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度支使遷司金郎中兼侍
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
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

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殣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

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内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戸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胄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

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以病解大歴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徳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

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

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㫖有所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曩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决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為戸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

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隷宏以悦其意又
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
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
言臣職不脩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
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
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僞曰公所言非也朝
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縉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産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

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廵院隷焉關内河東劒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刻粲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為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為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
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
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
為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為武康尉再佐蕭復府
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
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
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
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

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賫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闗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為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為武寧

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隷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
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
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户部
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
萃授鄠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為
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銳於為治持下以法
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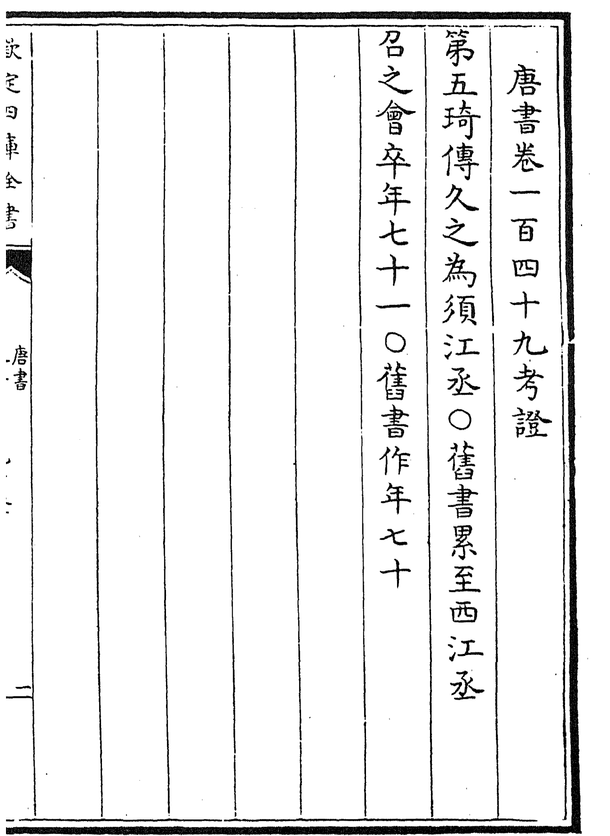
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莅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程异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异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為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

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為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即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

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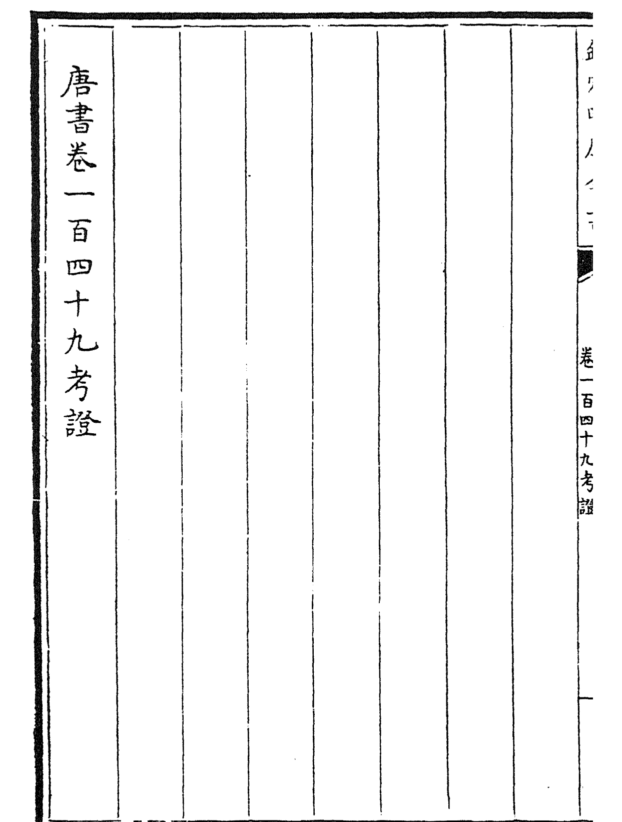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第五琦傳久之為須江丞○舊書累至西江丞

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舊書作年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